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玖輯・貳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范爾梅撰

雪庵文集不分卷

清刻本

玖輯・貳拾貳冊目錄

雪庵文集不分卷〔清〕范爾梅撰

一

傅天集一卷〔清〕高不騫撰

三七

花間堂詩鈔一卷〔清〕允禧撰

五一

受宜堂集四十卷目錄四卷〔清〕納蘭常安撰

八一

虛白齋詩集七卷〔清〕欽璣撰

六二七

運甓軒文集八卷〔清〕陶士傑撰

六八七

晚聞存稿二卷〔清〕陶正靖撰

七六七

〔清〕范爾梅撰

雪庵文集不分卷

清刻本

語錄

已已秋讀讀書錄後十卷如飲甘露甘露倦如寐倦如寐不可離矣

已已八月覺海濶天空四字妙甚因書座右念之不覺其樂後出書齋仰面觀浮雲悠揚自如天如玉藍浩然無際清遠廣大氣象不可名狀乃知文清公忽悟天無際之句妙次日遂撤書室簾幙使呼吸通于天際云

一日觀漁家樂劇竊謂其義有五惜杜李也思清河也刺馬融也哀賢帝也誅梁冀也意李笠翁之讀漢史殆有不能忘情于此者乎然劇本冀之死乃為漁家女子所刺何耶得無以漢桓

靈庵文集

一

誅冀不能明正其罪且謀之閹宦即與女子何異哉噫漢桓于是乎不足以為君矣居無何而党錮之禍肇矣使向者李固之說行而立清河王豈遂至此哉故曰思清河也子傷冲帝賢帝之死而又傷清河之道死讀史而悲吁累日矣而劇乃以起義師而清河終之以快吾心以快天下後世之心則劇戲亦豈小補哉

90000

國朝論文高出諸家之上者前有呂晚村後有陸稼書

辛未夢中解一貫曰貫者通也通于神明達于上下無所不通既覺自喜其言之不謬也

昔人言宋四篇文字予謂大中二序更是兩篇大文字小學題

辭又一篇大文字

木火土金水以氣言也行之序也太極圖說水火木金土以質言也生之序也

昌黎論仁義亦未確

孟子知言不動心是也釋氏見得些子便亦不動但所見者不分明耳

按樂記史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李文利律呂元聲並哨餘譜九宮譜諸書訂正之務與九經論樂之旨相符可成一部樂書設科取士則樂典矣

今周禮不列學官可慨矣夫

靈庵文集

二

大戴禮雖不及小戴然亦儒者所當學

朱子小學宜先讀其書宜附四書

古者教胥子以樂三代則閭鄉之學皆用樂亦盛矣秦火而後此學遂絕

古人行步有佩玉登車聞和鸞今亡矣夫

六書諧聲之義最妙蓋縱橫錯雜而成文者也沈約之四聲神珙之等韻多所闡發而世儒或未之究僅以江河等字釋之陋矣

今真書定隸書也

象形會意諧聲書之正也轉注假借書之變也諧聲之義精矣

周公作九章即九數耶○九數雖小數然處事接物以簡御繁最是益人神智如制井田錢穀會計造律造曆之類非此不能悉也明初取士亦以騎射書算試之

朔虛五日有奇為小餘氣盈五日有奇為大餘故置閏

考工記曰磬人為磬倨中矩中鈞是用勾股法李籍云以九數勾股算日月行度遠近之數今西洋所傳三角算幾何算其神明于此與

唐漢七百年董子與韓公

近曆家當以曆象授時為正其諸時日避忌皆誕妄不足信觀曹月川論土王太歲足令曆家結舌

雪庵文集

三

程子易傳氣象不同顏子聞一知十又不同蓋明儒所照也

大程子著述絕妙而謂其作用近聖者言氣象也

儒者自有得道處亦仙亦佛非仙非佛

我輩何不自想生平做箇甚事不然天地生我何為

大學格知誠正孟子知天事天

安石削儀禮聖賢罪人也今人不知儀禮為何物矣誰識其咎

哉

四書乃理學語錄之醇乎醇者但知味者鮮矣

不讀理學書終無覺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過獨木橋主一之至也

羅整菴論理氣合一甚詳

正心是聖學入細處至此地位儘高

朱子或問至理至文世儒讀古文時文不知或問為何物是猶舍河海而取行潦也宜其下筆索索無生氣昏昏有俗心也哀哉

無形之形在人默識而自得之延平先生使人常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其義精矣

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二氏自得一邊耳管晏則又不知本沈約等韻皆造化之自然一毫安排不得妙矣

金剛經專言形上之道便是說辭

雪庵文集

四

孟子已達天德了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拘拘于名數朱子則不及孟子之氣魄而用意平正細密

先王父曰辛先生欲畫一靈台圖時時觀之妙妙

按韓范洛先生所著志樂一書亦依史記舊說而並及笙琴之音樂舞之容甚悉又有楊椒山先生訂正范洛志樂最後得鄭

世子樂律全書融會貫通集樂律之大成可以見諸行事矣近

張公安茂著禮樂全書亦多翔論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守先待後亦孝弟而已故孝經說到通神

明而達上下

周公只周禮一書費了心血幾許

堯夫差註冠絕古今

道之大原出于天人心之同然非孟子達天之學不能為此開天之論○原道博愛二字亦以情為性

讀孟子最所樂也

文人讀古文何如讀孟子

仁非聞道者不能識

聖賢以理為主說到禍福上便雜矣隘矣

只在時文中拈弄正無從得意趣耳須熟讀程朱之書自然見得四子意趣如芻豢之悅口而飽乎仁義者自不容已矣

雪庵文集

五

宋以前知性者少

朱註多闕疑故非紫陽不能

卻子之易畢竟不如程子之易

蜂之義蟻之知亦須有個物事教他_地學故學不至于知天畢竟是淺

漆雕開亦宜列十哲

莊子是大秀才形容道體之言亦有之如道在瓦礫之類

丈人等但知節之初六无咎而不知九二之失時極也

程子若在聖門當居游夏之右

王者天地氣象霸者鬼蜮氣象

孟子之言快利到二十分

周禮儀禮雖不列學宮好古者必究心焉

孟子之光輝誠則動顏子之光輝動則變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至言至言

居天下廣居一節是一幅孟子贊

讀書錄開佛甚多至于老子却節取之

皇極經世括萬古推倒一世不可不讀不可不熟讀

孟子一生受用只一充字充之則浩然矣沛然矣見面盎背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不自知其入于聖域矣即中庸致中和位

雪庵文集

六

有致曲而至于明動變化者也

水火木金土即依河圖看即作二十八宿看即作心肝脾肺腎

看妙妙

西銘原道之祖宗

程子說易以理為主

史記謂老子為隱君子確是

河津之學在復性姚江之學在致良知

月印千江只是一月

鄭世子以帝典元首服肱歌為通乎上下

今人不讀或問宜其茫然無所見也

孔子微言奧義盡在繫辭

恐懼中却有坦蕩蕩申申夭夭在白沙詩曰後儒不醒事差失

毫釐間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即中和也太極之動靜也

舜之大誠不可思議顏子則曰舜何人也

川上山梁周之蓮程之柳薛之五友會心遠矣

道與人猶魚水也二氏知水瀾乎魚外不知水又貫乎魚中

天地萬物本一體貫通

到孔顏地位命不足道也

月印千江一貫圖也

雪庵文集

所以為天文者一也密也塞天地而亘古今

圖書卦畫只有兩樣只是黑白奇偶豈有他哉

通書先圖說近思錄首太極此聖賢立教惓惓之意

象山言六經註我亦是吃緊為人處

洛書泰之象天道王道一以貫之

蒙艮二卦夜氣一箴君子以之主靜

只讀西銘字字打入心坎裏則肫肫矣

居天下之廣居太和元氣流動充滿此樂何極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欲則一一則靜靜則無事

觀橫圖可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妙

崔後渠只錄六經正文並不用注是讀書得大頭腦處

太極猶射者之的也

道理熟時得心多文章滾滾沛江河

太極其萬物種子乎

熟玩孟子不釋于心自然浩然之氣生顏廩之氣去

讀白沙南泉諸書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自不屑屑于庸下是

亦廉頑立懦下手處也

先天二圖圖之眉目易之四大綱領也若太極則綱領之綱領

易生于姤復月窟天根

左氏好文子以六經較之其氣象不侔矣

雪庵文集

讀史記一部不如讀性理一葉

惟道理最大退之溫公文章事功帶幾分道理遂成大文章大

事功

明儒考

薛文清公讀書錄

朱子論程子作字甚敬引而不發觀讀書錄知是吾與點也之意○魯齋前輩多少之文清公以為朱子後一人而魯齋始定後之學魯齋者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錄中論讀不經駁雜之書吾見其人矣往往節義文章過人乃不學孔孟而學莊老則非也○文清公論詩困於小序之牽強固也竊以小序終有不可廢者○兩雪得地氣而成形屋頂為石亦其義也○侈用顛覆文清公目睹其事書之為貪侈之戒然亦有富貴儉嗇不旋踵而顛覆者吾目睹其事矣又可為鄙吝多藏厚亡之

雲庵文集

九

戒○文人多務史學而略經學芑山且駁讀書錄未審經史之淺深也吳漢若曰宋人語錄惟聞朽薪之氣亦不熟于史而昧于經故雜也經多言中人以上史多言中人以下故朱子謂讀書史為不得已○宋近思錄明讀書錄六經之羽翼何可妄議○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有為言之也李溫陵曰班氏謂史遷是非謬于聖人不知謬於聖人正史遷之遠過班氏者也溫陵之見如此故以秦皇漢武為不世出之雄而反駁孟子子亦過矣是誠以往哲已言而不言者與○宋人儕孟子于法言其失與史記稱孟荀與鄒衍諸人合傳之失均○以孟子書成于弟子者非定論也其說本昌黎及綱目及晁氏然史遷趙岐皆云

孟子自作朱子云決是孟子自作又曰史記近是蔡介夫曰諸君謚亦恐後人所加○以靜脩為高士則許文正有漸德矣故綱目削其官而白雲處士書卒然靜脩亦作渡江賦何哉○朱子門人論理切實者北溪也卓然特出者則蔡氏父子也得朱子之正傳而啟何王金許之緒者則勉齋也○漢之黨錮猶明

之東林正氣凜凜然非深于易者也郭林宗其為乎○文清之言獲麟理也其說勝于胡氏今之孝經集靈亦不必作○取秦內息之禁君子不沒人善之心也吾鄉傳壽毛亦云○文清策問月光當是主宋儒而來梁山說與宋儒異錢希聲亦云月不受日光更詳之○龍門天地之中觀下文則地之中也亦概言之也○雲庵文集

十

之也○古以上圭測之嵩山居地之中○文清公曰一園也無象白沙曰六籍也無書其義一也近日白東谷雁字詩有雁去天悠悠可悟畫前易之句得之矣敬銘人道脩矣聖學脩矣有明一篇大文字也○讀蚤婦吟使人有萬物一體之思○文清公諸詩每善用轉語述懷則有顧我王程一轉茅屋則有却憶工部一轉又車牕記亦有讀古書一轉也此之謂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也○呼主人翁一節芑山疑之豈泥于端嚴和尚耶朱子已晰其同異矣○讀書錄言其心之所自得非經思索故無迫切氣象

白沙陳氏

靜中養出端倪未可便靠書冊即陽明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若遮迷之意其復趙食事亦畧四禮而教靜坐此白沙之學也。與胡僉事二書無甚深味與時矩書又深矣。白沙誠子弟不如文清之戒子書醇乎醇也。洗心詩有拓開心胸推倒一世之意左可言是一首好詩餘可以醒世。白沙無語錄文亦即語錄也。詩文皆似着意有迫切氣象故讀讀書錄則怡然讀白沙集則猶茫然也。湛公謂其本乎自然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當求諸詩文之外

敬齋胡氏

胡氏於象山康節白沙要克貞諸人皆不與也朱子注陰符泰

雪庵文集

士

同契及調息箴亦不與也以此見餘子之學甚醇謹其論選舉井田之法亦簡而易行。居業錄不如讀書錄之渾而大而視新會之詩文則平正過之

陽明王氏

陽明之行高矣而立言則偏也如無善無惡滿街聖人聞見遮迷格物誠意諸說大率多偏嘉善陳氏之論出而陽明定矣先儒云先認聖人氣象陽明以為欠頭腦須從自己良知認取又答顧東橋格物致知云云皆一家言也其別湛甘泉序甚善吾亦甚惡詞章之習吾亦甚不喜後之言太詳析太精然執陽明之說又恐使人束書不讀陷于虛無而不知也其序朱子晚

年定論曰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余考朱子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年戊午朱子六十九矣又易贊前三日尚修改誠意章是大學注確是晚年定論也陽明乃謂中年未定之說何哉此序正不敢矇瞞讀過大抵陽明與朱子抵牾故推尊周程而不及朱子又以陸氏接孟氏之傳皆非也。鄭德夫從吾道人高士也師事陽明。書張思欽卷妙甚為人子者可以知所用心矣。陽明大約重本而抑末重內而輕外其學以立誠為主而自用不用人答毛憲副書可見禍福之際把得定瘞旅文亦見把柄

正學方氏

雪庵文集

士

太白之懸始見于史記而通鑑因之陳眉公徐自溟復妄言之惟金仁山鍾伯敬方正學以為無此事正學之論尤悉。正學論畢命太刻畢命憂深思遠頑民二字何足以累康王且畢命亦何嘗不言殷士庶士而遂謂周之衰康王基之可乎其論禮速貧速朽及子思之母二段亦似非以意逆志者。讀諸子書宜如方先生之讀鄧析子乃為真讀書真有補于世其所錄前二節治人之要後二節修身之要醇乎醇者也。先生睦族體仁諸論孝子仁人之用心也。讀崔豹古今註言道與事非判然二塗此論甚高在陽明之上。論魏文之于馮太后及五王之于呂后與范氏之論舜周公同蓋皆精于春秋之義者。越

巫吳士二篇類莊子可以醒世。○答王秀才書乃文章家指南針。○張孝先從軍古孝子之行也正學與之友。○時敬庵陳氏先祠二記與寧陵呂氏四禮疑所見略同。○葉鄭合傳甚可喜二子皆有胆略

月川曹氏

以子道兼友道夜行燭一書可為人子法。○月川之言甚平易未嘗為鈎深索隱之論其黜淫祠却浮屠命如玉相禮事殆卓然守正不惑者與。○所輯鄭氏家規宜儆而行之。○辨戾一篇自是確見因思朱子氣強理弱之說亦非定論

文莊羅公

雪庵文集

圭

性命之辨甚詳然皆形而上者未易言也尚非儒者切近事吾嘗言易繫詞啟蒙太極圖諸書皆不易讀而前輩輒輕言太極無乃好高務遠而異于終身不示人之旨與。○朱子謂張子之言其流是箇大輪迴乃知輪迴二字佛氏窺天之未至者。○羅公辨禪學甚力

甘泉湛氏

言理不無小出入而文則超神入化其筆絕類陽明

羅氏

多與朱子異同其所作人圖過圖頗有裨於學術

椒邱何氏

博綜經史勝于空談性命者矣六經論史論甚可誦

康齊吳氏

剛忿自克然用力不仕一節自好

惺堂史氏

總統說甚有見與黃穀庵之論同然以此議悼園南頓可也議濮園則未確英宗既為皇子矣立孝嚴殿矣是豈漢宣漢光比耶濮園之議終以程子為正毋若程子之論光武姑闕之可也惺堂總統封建二論大有功於國家

昌陽張氏

論理學統系太拘一段千古名論也足醒從來拘儒夢夢為理

雪庵文集

古

學功臣吾鄉畢氏亮四理學考序天中許氏百山論亦俱廓大而畢氏又過寬矣

一峯羅氏

鄉試策上下千古治道脩矣論李賢起復疏明臣子之大節與府縣言中上戶書明父母斯民之要道誠不愧第一人

潛谷鄭氏

學校志畧篇理學先生總傳也微苦艱澁家禮銓補可稱微國功臣矣

文恪王公

論十翼非易之舊吳臨川顧寧人諸公亦言之竊欲以文之易

周公之易孔子之易分為三冊另抄如吳氏之次儀禮經傳頗覺安妥序卦雜卦則姑缺之。文恪昭穆對一篇足正胡傳之悞決千古之疑胡氏論躋僖公為三傳所悞遂解世字不分明信如其說將使昭穆遷桃紛亂無定天子諸侯且有不得祀其高曾者矣得文恪正之庶幾古者祔必以班尸必以孫之義文恪不阿劉瑾乃大節也

淡泉鄭氏

亦好博學然無所發明

荊川唐氏

其文藹如也且有厭文弊反本務寔之意

雪庵文集

五

楓山章氏

論朱呂之制所見甚高

後渠崔氏

沉潛典籍羅列軼浮文闢異說于事理多所發明惜辭多深晦與鄭潛谷同一語病也其讀諸經只取白文最得要領

涇野呂氏

語錄予讀之終日夜不倦蓋喜其純正切實而有味也有明讀書錄之外當推此書時置案頭其餘語錄鮮有及者

苑洛韓氏

其學近蔡元定蓋鉤深索微之學也觀聞見考志樂二編可見

矣志樂二十卷大有功于律呂新書可以見制作之才然不及鄭世子之明切也

汶濱蔡氏

多善行蓋廣愛君子也其學亦未見精純

斛山楊氏

忠鯁名臣也與劉晴川周訥溪稱世廟三君子皆以上封事下獄若椒山誅賊臣一疏尤千古錚錚而竟至殺身惜哉

念庵羅氏

出處高其學近裏間有雜禪處便與朱子異同念庵之文與陽明甘泉同蓋聖于文者也。宗論三篇及三字詩宜抄讀之

雪庵文集

六

瞿塘來氏

好學深思之士也其學以四勿三戒為入門而雅不喜禪。錄省心錄省事錄辨疑諸書時與程朱異同生平精力盡用之易象錯綜亦多出已見。快活吟古詩十餘首絕佳

心齋王氏

行甚高其言中正和平不戾于程朱何其似涇野語錄也王門弟子惟心齋最純正若龍溪近溪一片禪話何益于學者

重修伊氏廟記

廟創于宋仁宗天聖八年垂七百年矣重修于明正德八年垂二百年矣其創始之義未悉也意者帝都平陽之安邑距楊數百里採風問俗憩息此土若觀于華避暑于苑暨陽城康衢之遊者耶鄉中父老戴若天祇若神望若日就若雲而隕隕而登登而實實而枚枚固其所也朴角不斷素題不析宮垣不聖黃收紋衣從帝志也後寢為散氏女女皇帝妃也嗟嗟翼善傳聖之徽便章便程之治猶赫赫若前日也歲癸丑余同里人李公諱成龍張公諱壯猷范公諱實重新之復移後寢而廣大之庶曼且碩萬民是若矣後之君子對越在天微含哺于耕鑿駿奔雪庵文集

在廟慎風雨之漂搖使夫陶唐之遺風猶有存者則謂吾鄉即華封康衢可也

十七

四聖廟辨

洪洞姚張里先是為三教廟後益楊侯並列為四土人至今稱四聖廟云按楊之先出自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楊因氏焉周衰楊氏僭稱侯號曰楊侯據此楊侯與三教並列似無倫次抑非獨楊侯而已宋諸道學先生殊不左袒二氏而今二氏廟祀不廢與宣聖並其何以處夫梁公之火昌黎之廬也哉或謂釋老天資甚高彼固能清心省事至于輕勢力齊生死亦豈易得佛氏曰世間萬事只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非甚類儒者中庸之說乎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非甚類儒者太極之說乎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甚類儒者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乎聖人處無為之地行無言之教又非甚類儒者所謂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者乎薛文清公曰金剛經論形上之道瞿象陸曰道德南華與易學中庸之旨間有符者執是以論未可概以異學損之矣夫三教之名所從來者遠余第存之弗為深論若楊侯見前漢書漢謂洪洞曰楊縣新莽居攝改為有年亭應邵曰楊侯國東漢復為楊縣寔權輿于此今姚張村西北數武曰故城即古楊國地也里人擬更置楊侯寢廟而未逮姑仍舊廟焉然雖享祀維殷終不識臨我者為何神予謂楊侯不宜廟祀當是晉大夫叔向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其即孔

雪庵文集

十八

子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之意歟且食采于楊德澤感人浸入肌膚里人與三教配享即二氏應亦為之避席

創建文昌魁星閣碑記

春秋上丁士子祀○至聖先師並祀○文昌魁星例也原夫先師之所以為文一文昌魁星之精英萃于人文者也原夫文昌魁星之所以為文一先師之精神萃于天文者也然則士子惟誦法孔孟而俎豆之已矣何侈祀為雖然天文人文相得而並彰析木東井之津倬彼雲漢孰非斯文之昭回東壁圖書之府聯輝封豕孰非吾道之光焰矧泰階六符樞机七政握桂籍而司文明者胡不對越在天而駿奔在廟也哉孔君心傳世守書香子姓份份多文學之士廼祇承厥父振之先生之志期會同人積金錯維有歷年丕作文帝魁星樓于鄉之異地誠曠舉哉予嘗夜觀文昌有句云拜手天階六府前玉衡司祿並熒然世間真有不平事最是文章不值錢今也督學汪公衡鑑三晉人文真才盡為藥籠中物而心傳斯舉崇儒右文使後學有所觀感而興起勝于作湘宮功德多多矣今而後士之仰止享祀于是者瞻六星而沉酣六籍納四珠而韋佩四子以人文之丕顯為天文之觀成其無忘心傳救度之心也夫

五經堂語錄後序

甚哉予曩者所見之隘也先是先生著書表章三晉人文遂刻河津絳陽諸集並搜輯明儒諸先生之行不下數十百種率不棄予而命之叅訂庶有以見夫明儒之大全矣既而復輯廣理學考命予發凡起例子言于先生曰學以效先民之行耳言太繁論太紛其孰能讀之不必廣也先生笑而頷之尋復廣徵明儒之言復得數十百種撰次成書讀之如遊五都之市燦爛奪目微辭奧義予益聞所不聞而後嘆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也甚哉曩者所見之隘也聞喜陳子有章者同門士也一日手錄侍側偶憶一冊囑予刪定且曰此先生之行也語錄之輯則在吾

雲笈文集

主

予予曰向竊為一卷焚之矣陳子曰何也曰學以效先生之行耳聖人不曰欲無言哉如以言則未有若先生之題書院者簡而盡也曰希賢也曰聖人可學而至也曰嘗觀浴沂舞雩氣象也曰敬也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也曰落花水面皆文章也此數言者終身由之不盡安事予錄且理學二編焉往而非先生之語錄哉陳子笑而頷之乙酉先生沒孝先以事居太原二年未嘗廢學而時時作文字寄我及歸遂出一卷示我曰太原所輯先生語錄也以為何如予讀之是皆吾党之所習聞于先生者而散而聚之會而通之如九天銀河隨風珠玉粹然一出于正誠河東一派也揆之自題書院者詳矣學之

成始成終者備矣予復稍稍刪定語孝先曰有是哉吾子之善述也予益知向者所語陳子之隘也行將續之廣理學後使海內知吾妻山之學可以自成一子矣

雲笈文集

主

周山人千石譜題辭

甲午初春予有山左之遊以靖公見招也一日過涉得見佳山水覽其東南諸峯突兀嶙峋秀絕恒區子携同人王聖臨徒步眺望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既乃周行山麓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者真在指顧間矣及抵歷下晤靖公而山人絕武威在座不覺相視而笑因觀其千石冊子乃仿周散騎常侍與嗣千文為之者嵌空玲瓏疏數偃仰盡態極致燦然成文曩者崇州東南諸峯復一一遇之尺幅間披閱之下足當卧遊異哉山人之多奇也假使山人為達官貴人其奇思高標措諸行事者殆不可以意計即不然由千石推之石固不止于千千亦不止于石若雪庵文集

三

周山人題辭

周山人絕武予友也聰敏絕倫工文墨時與當世之達官長者遊不謀生產吟風弄月泊如也操觚之餘往往撫琴而歌泠泠淅淅操閨操九宮十三調之屬間悉一二官調輒了然于心于手于口予每聞而喜之子亦有聲律之癖獨病夫時俗琴譜之繁碎與太常十字之不能相狎而私竊以河圖之五生數叶寓其聲以自娛樂卒未嘗語人人亦不知云何獨絕武見而悅之鈔之以是兩人意相得也一日予謂絕武曰以子之才胡不研心經義為之將必出一頭地絕武忻然首肯頃從子篋中抽取荆川十藝以去居無何輒能為帖括時文而且匠心獨運不走時蹊雪庵文集

吉